

## 忘不了你,杨海定书记

□胡蝶

认识你是在去年的四月份,去年3月20号左右,区委办要求做一个有关党员作风建设的新闻访谈,你是组织部门推荐的四个嘉宾之一。接到任务后我第一时间跟你联系,你说在上海看病。

为了赶时间,我们自己先去了青云村了解情况。当时一位村民在采访中提到,杨书记上任七年来,青云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不过,去年因为身体很不好,不想当书记了,可能是推脱不掉大家的信任,

又连任了。清明节后,你从上海医院回到家,我们才真正见上面。期间,我们去了三次青云村,都是和你一起探讨访谈的内容,每次你都会拿出笔记录一下。聊到党员干部的作风问题,你说我们当村干部的首要就是要自身正气和硬气,村干部自己手伸“长长”,村民怎么会服你。

初次接触,感觉你有点严肃,说话也不爱客套。不过几次接触下来,我发现你其实还蛮细心。有一次是下午一点钟到村里,听说我们

没吃午饭,你还特意去买了几个包子,你说你们村这包子很有名的,值得尝一尝。虽说你是一个访谈嘉宾,其实你并不是太会表达。你当书记所做的一些工作,我们都是通过对村民的采访来述说。不过,你的说话方式很有特点,会不经意间冒出很多俗语,比如:上山还是落山难,上台还是落台难……这些话都是从你嘴里听到的,有时候一句话你能说上两三句意思相同的俗语,太接地气了。

因为那次访谈,我们和你前前后后接触了七八次,每次你都认真对

待。后来访谈结束,你打电话给我,说有空一定要再来青云村,饭肯定有地方吃的。

今年元宵节青云村热热闹闹地搞了一个灯会,灯会盛况也上了央视,我当时还心里想,这个杨书记脑筋真会动。元宵过出,一位同事还说了周末杨书记邀请去青云村,我因为家里有事没去。不曾想到,这回没去,竟成了永别,不由人心酸欲泣!

杨书记,我们永远怀念你——

## 我的扫盲经历

□林崇成

我从1968年暑期起参加工作,担任桐照公社初中的语文老师。1974年全国掀起新一轮的扫盲运动,我被调到公社担任业余教育干部,专抓全公社各大队的扫盲工作,各大队在党支部的重视下都办起了扫盲夜校,组织社员扫除文盲。

那时的交通状况不好,除了区委所在地苑湖到桐照公社所在地桐照有狭窄的砂石公路外,其它各大队多为机耕路,而像茭湖、鸿峙等地处山顶、海边的偏僻大队只能靠步行。为便于工作我舍大本钱买了辆186元天津产的“飞鸽”牌重磅自行车,而我的月工资只有30元。每到晚上我定期到各大队检查督促办学情况,还要到悬山岛的黄泥吞海带场上课,常常岛上宿夜,经常与扫盲教师交流,共同探讨教学中的难点,有时甚至自己上示范课。为了便于与大队干部沟通,28岁的我开始学会抽烟。晚上出门我步行,不推自行车,只带手电筒,而且没有特殊情况也不打亮手电筒。

有晚在栖凤农业大队上完夜课回家,翻越大潘岭时下起大雨来,淋得浑身湿透,突然背后传来“轰”的一声巨响,吃惊不小,用手电筒一照,原来是一大块山崖垮塌,若压在身上后果难料。

1976年上级教育单位要求各公社办“五七”高中,我被公社党委派去创办“五七”高中,并担任业务校长。1980年我又调到公社担任业余教育干部,区里也由科班出身的老教师胡绪华同志领导全区的业余教育工作。老胡工作非常负

责,经常组织各公社的业余教育干部互相听课交流,还到鄞县、绍兴等地学习取经。

我们骑着自行车在各公社互相听课、检查教案是常态,有次大家在夜色中从下陈听完课骑车返苑湖,一路追逐,骑到章胡公路边的石灰堆,跌得人仰车翻,睡意全无。

松岙公社的李海伟、杨村公社的林绍根、苑湖公社的谢云表等业教工作搞得风生水起,成绩卓著,县教育局副局长童加万同志到苑湖区检查业余教育工作,充分肯定成绩,大加表扬。那年冬季教育局决定组织扫盲工作组,由童局长带领,率全县业余教育干部到溪口区各边远公社帮助扫盲。我们苑湖区业教干部分在董村公社,我分在下属的岩坑大队,大家晚上睡在公社招待所,白天下大队工作。从公社所在地到岩坑要走山路,翻山越岭得费四五十分钟。董村公社的业余教育干部王东海是岩坑人,一个月工作时间内我和他天天在一起,除了天气比沿海寒冷以外,最难受的是公社食堂少有荤腥,不是青菜豆腐,就是豆腐青菜。扫盲工作主要在晚上,白天空闲,王东海带我到附近的栖霞坑、斑竹,再远点到壶潭、大鸟,还翻过东岭岗头到嵎州的小柏,让我增加不少山区见识,中途我也带王东海和一个他的好友到桐照玩了两天,除带些鱼鲞外,还有许多比麻绳经久耐用的塑料绳。

扫盲一月我和岩坑的干部群众搞熟了关系,也锻炼了自己的工作能力,1982年春节一过,我调到了童局长麾下的业余教育办公室工作,与戚雁峰、邬雪琴诸同志一起开始为全县的业余教育工作而不懈努力。

## 赞奉化

浙东中置 历史悠久  
青山绿水 人杰地灵  
佛居弥勒 民国中正  
笔有巴人 着数奉帮  
奥运之父 龙传茗馨  
纸源棠岙 村属滕头  
美看三鲜 果系蜜桃  
十面锣鼓 乐奏花轿  
奉于国家 化践乡邻  
美哉实哉 好地方也

江圣彪 撰文  
傅旭涛 摄影



## “劫”后余生

□应亚亚

母亲节,小囡突然跟我说:“妈妈,我想给外婆写封信,你帮我记录吧。”她找了信纸递给我,然后,她说我写。“外婆:不知道你为什么就变成这样了,我希望你快点好起来,能开口跟我说话,像以前那样烧饭给我吃,陪我一起睡觉,给我讲故事……”我恹恹流泪,她见状立马拿纸巾替我抹泪:“妈妈,你不要哭,你不哭外婆就马上好了。”我掩面泪奔……

一直,不敢触碰心灵深处最柔软的地方,怕那表现在人前的坚强会不堪一击,瞬间崩塌。很多时候都在刻意躲避不去面对,只是,不想展示内心薄如蝉翼的脆弱。

母亲,是第一个爱我的人。儿

时的我体弱多病,在两岁时,一个严冬的深夜里,我突发高烧。那几天父亲正好去了外地,当时的通讯交通都不发达,母亲先是一阵手足无措,但爱的理智告诉她,必须马上将半昏迷的我送去就医。于是,她赶紧将我裹好小棉被,自己随手抓了棉袄披上。那会儿路上没路灯,外面漆黑,令人直打寒颤。“女本柔弱,为母则刚。”此时,这句话在她身上演绎得淋漓尽致。她紧抱着我,顾不上环顾四周,沿着泥石路深一脚浅一脚一路小跑至邻村的医疗站,急切敲门医生的家门,将医生从沉睡中唤醒。等医生开门接诊,大汗淋漓的她微微舒了口气。那时医疗条件差,医生给牙关紧闭的我打了一针,随后对母亲说:“你们先回去

吧,这孩子如果再过三个小时还未醒的话,那就不会再醒了。”母亲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把我抱回了家。将我放在床上,不敢躺下睡觉的她,坐在床沿边,时不时掀开被角来瞧瞧。床头,那老钟的滴答声,声声都敲在她的心坎上。时间一分一秒流逝,母亲备受煎熬。过了三小时,我还是昏睡着。窗外,天已微白,挤过罅隙,溜进来一丝光亮。母亲强忍着泪继续焦急等待。渡过了漫长的九分钟后,我终于“哇”地哭出声来,母亲如释重负,激动得泪流满面,她这才发现自己整个晚上还没合过眼。事隔经年,虽然是通过母亲口述,但那场景犹如电影画面般在我脑海中一遍遍真实重现。

母亲一生俭朴,一世辛劳。去年七月,母亲开始头晕,我们带着她辗转

于奉化、宁波、上海各大医院,专家、教授、名中医,中药、西药、进口药,都没能将她的病治愈。现如今,她像植物人般躺在病床上。我终于明白,原来,她不是超人,只是一个平凡人,她也会变老,也会生病。母亲,您知道吗?有您疼爱的岁月里,我才一直肆意得像个孩子。现在,您的小棉袄已经长大,她要成为您的防弹衣,要变成超人保护您,就如您当年拼命保护她一样。

祈望,母亲“劫”后余生,这个“劫”,犹如去国外周游了一趟,现在平安归来。余生,希望您能一直在我身边,我一伸手就能握住您的手,张开双臂就能真正拥抱住您。渴望我的远方,永远有您相伴,我抬头,您能深情地呼唤我的小名,冲我微笑着点点头。

## 漫话田螺

□沈东海

最近翻看一本菜谱,无意间发现了几道关于田螺的菜。这个熟悉的字眼,让我回忆起许多往事来。

田螺对于生在农村、长在农村的我而言,不是一个新鲜事物。记得在当时农村的沟渠、河流,以及水稻田里,都有它的身影。它自古就是一道农民餐桌上的农家菜,滋润了不知道多少劳苦大众的胃。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,以至于后来它竟然渐渐消失了。这件事现在想来,还有点让人惋惜。

记得小时候,我们这些小伙伴除了喜欢摸鱼捉虾,也常常去沟渠里捡田螺玩。对此不仅小孩子喜欢,回来的时候还有碗下饭菜带回家,自然大人也是乐意的。记忆中有件捡田螺的事印象最深,那时我约莫只有四五岁,跟着老姐和表哥撑了一条小船去的。船是养鸭人丢弃在河滩上的一条沉船,是表哥把它从河里捞起来的。船很小,也就两米来长,一米宽这样,并且还是漏的。三个人坐上去的话,水就开始不断漏进来了。所以,就得有一个人不断往外舀水。这种没技术含量的活,一定是交给我的。

当时表哥站在船头,用竹竿撑着船,听从老姐的指挥,控制着船的走向,老姐负责捡田螺。那时候土河两岸,田螺很多。捡到后来,船进的水太多,就不得不考虑往外扔东西了。在这条船上,最没用的东西就是我了,结果是可想而知的。

当时,他们就找一块裸露出来的河滩,然后用“命令”的口气让我下船,并嘱我待在原地,说他们很快就会回来的。没法,毕竟我不下去,

船就要沉了。而供我站脚的地方,不仅泥泞,而且又滑,一人多高的土河两壁,布满了大大小小的洞,恐怖极了。我生怕从中溜出一条蛇来,假如真那样的话,那天我也没法坐在这儿陪大家唠嗑了。

从河里满载而归的我们,回家总会受到大人表扬。捡来的田螺,当天是吃不了的,要先找个有青石板的河滩头搓洗几遍,把附着在壳上的脏东西洗掉,然后就可以拿到清水里养了。一般养一晚上,第二天就可以吃了。宁波人田螺的做法很简单,一般都是红烧。煮的时候火要烧旺,把锅烧热了,舀几勺菜籽油下去,就可以爆炒了。只有爆炒过的田螺,口上的盖子才会掉下来;去了盖的田螺,煮的时候才能完全入味。这是做这道菜,最关键的一个步骤。这道菜的具体做法,我就不介绍了。

摸来的田螺除了吃,老一辈人还喜欢养在水缸里。那时候的天水,是供一家老小吃的。听奶奶说,养田螺的好处,就是能把缸底沉淀的泥土通通吃掉。由此可见,田螺对于当时的老百姓而言,有多么重要。田螺除了我上面说的,其实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用处,就是游泳时耳朵进水了,滴一滴从田螺屁股下滴下来的水,那种不舒服的感觉就会马上消失。到现在我还一直困惑,不知道这是为什么。反正这个土方用在我的身上,屡试不爽。

文章写到此,让人忆起小时候边吃田螺,边看《田螺姑娘》(电影)的情景来。我觉得:现在的年轻人喜欢喝着啤酒看世界杯,也就那样吧?写着写着,不自觉地口水就要流下来了。毕竟有些年头没吃了,那种滋味,真令人怀念啊!

## 人生过半 芳龄五十五

——写在退休后的第一个生日

□谢伟

一早儿起来,被窝里看手机。今儿不太一样,到处都是小红疙瘩,微信,QQ,短信,全都是问候,今儿,我过生日。一天里,几十个人问候着,这待遇,还真有点过意不去。我这儿,不停地作揖,用手指头,点那个作揖的图标,礼数不能缺了。手机时代,新环境里,这就是人情味,这就是新型的社会关系。有谁过生日还非得提溜着点心匣子拍门道贺去?换一种形式,加快了生活节奏,心到了,全有了。没有那么几句话,实质重于形式。

今年的生日对我来说,又有不一样的意义,岁月如梭,我的工作行程终于结束,从1985年工作到今年退休至今已33年了,33年里我追寻我的梦想,努力工作生活,有时候,认真不是因为热爱,而是因为命运。我做过教师,后又调到保险公司工作,但我的潜意识里始终觉得

我是一位教师,作为拿着大学本科学位的女教师,按说讨论“命运”有些离经叛道,但人生的确更像一场宿命。退休后命运将开启了另一扇窗口:我可以不再为职责任务,为生计奔波,可以颐养天年,自主地安排生活。

悠悠的岁月,已把我悄悄带到了花甲的大门,疏理着越过的河流,跋涉,游泳,潜水,都过去了。嘻嘻,我居然芳龄五十有五了,以至于自己都不相信这样的岁数,在公园里散步,碰到学生带着已经上高中的孩子,让孩子叫我婆婆,我半天都没有回过神来。回到家里,我赶紧照镜子,自言自语地说,婆婆,我有那么老吗?老公说:别照镜子了,儿子都结婚了,学生的孩子都上高中了,有的已经可以上大学了,不叫你婆婆,难道叫姐姐?

是啊,五十五岁的女人,半个多世纪的光阴,不管你在不在意或愿

不愿意,岁月都用不可商量的姿态毫不留情地向前迈进。曾经的我在别人的口中的小姑娘,小姐姐、大姐姐,阿姨,如今变成了婆婆;曾经的我也算玲珑有致,青葱少女,现在则赘肉翩翩,满面沧桑;曾经的我也经历了春的浪漫,夏的热烈,哭过,笑过,爱过,恨过,彷徨过,奋斗过,蓦然回首,发现淡泊才能明志,宁静才能致远。

好在五十多年来,管他瘦也好,胖也罢,自己走过的路自己回望,道路虽有曲折但还是顽强地通向远方。我没有大富大贵但衣食无忧;我起点不高但始终坚持学习且没有耽误运行;我能进厨房做饭也能上主席台宣讲;我能当小兵也可当“领导”……岁月的年轮虽无情地在我的容颜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,但骨子里残留的那份浪漫,仍让我对未来拥有许多期盼。

接下来就是人生的下半场——我希望还会有人在心里偶尔将我牵挂和惦念,即使我老到拄着拐杖倚

傍着背,还能坐在公园的长椅上,微笑地看着周围的一切。

希望依然身体健康,守着自己的一方净土,力所能及地做好自己的事,并能对孩子的生活给予帮助,不给孩子添负担。

希望做一个安静的看客,光阴荏苒百年沧桑,已经到了慢慢生活静品茶的境地,能听懂花儿开放的声音,记录岁月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迹。

再来几句算是后记:我们都是普通人,普通人的生活中没有大苦就应以为幸,我的好友留言说:人生还有很多快事呢。

是的,小快乐我们何尝不知珍惜呢?比如刚才打开一个咸鸭蛋里面居然有油,不亦快哉!快乐就如此简单!让我们抓住快乐吧,因为快乐是生命之本。